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援 第六辑 轱雅编 援—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圆园~~缘
缘月晕苑景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I 援流 援援II 援朱 援援III 援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援 圆苑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悦陨孕雪第 圆苑圆苑号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六辑雪

主 编 押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员园号

邮政编码：愿猿园员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愿猿伊员愿 员源

印 张：员源 字数 猿园千

版 次：圆园缘年 缘月第一版

圆园缘年 缘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缘月晕苑景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源源

定 价：苑猿册雪员源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
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烨摇火
爱主沉浮

楔子

武帝三十年摇乐苑皇宫摇文化殿外。

细雨斜飞，如烟、如雾、如愁。

她微扬起玉容，感受着那丝丝缕缕的清凉，一双迷离的美目投向灰蒙蒙的苍穹，眸光之中似隐着一个无尽哀伤的梦。

一袭华贵的云裳在风雨中兀自翻飞，衬得那抹纤影愈加的孤子无助。

“小然——”颤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充耳不闻，心神只留恋着这方凄迷如幻的天地，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无语问苍天啊！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无助，他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身后，年约五旬的夏重欲言又止，一双含悲带愧的眼眸默然地关注着那抹不愿回顾的情影。她的悲、她的怨他都明白的，可是他却只能扮做无知、无闻……亦无

心。泪呀！只能够流回心中。

一时之间，她无言、他亦无言，静寂之中，惟有雨声潇潇涩涩、连绵不绝。

蓦地，狂风肆卷。

“宣礼部侍郎夏重之女覲见——”

声音一重重传出文化殿，惊散了迷迷蒙蒙的雨雾。

该来的，终究来了！她回顾脸色苍白的爹爹一眼，而后，轻拢华裳，徐徐举步，一抹凄楚的笑意在唇边化开，竟然是恁般的风情款款、楚楚动人——

望着那抹孤单的情影渐渐消没，他沧然垂首，不愿叫人看到眼中的泪光。

怎样无可奈何的悲哀啊！

“……夏侍郎的命真好，生得出这么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儿来，这下一送入皇宫，今后必然是加官晋爵、富贵荣华……”

低低的议论声不经意地飘入耳中，几叫他无地自容。

卖女求荣！这就是同僚们眼中的自己？这样的污名怕是终其一生也洗不清了。

夏重涩涩地笑了，夺眶而出的泪溶入风雨，霎时被吹得无影无踪——

宫史第三十六卷记载：

时甲寅年庚午日，夏氏女入宫进谒，帝喜其容，封贵人，赐之太液芙蓉……

员

乐苑皇宫 御花园内。

“快追……别让他跑了……”

在一片喧哗声中，一抹人影掠过，悄无声息地隐入一丛怒绽的花树后。

“人呢？”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一身披绣蟒袍，头戴皇子冠的少年怒气冲冲地追至。

“禀二皇子，他……”侍从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地上，脸色苍白如纸。

“不见了？”少年眸中逸过一丝冷凜。

侍从吓得不敢做声。

“没用的奴才！”少年双眉一竖，蓦地，一脚将眼前的侍从踢了个筋斗，“来人啊！给本宫拖出去——”

“二皇子恕罪。”侍从爬起来，跪在地上，直叩得额头出血，“卑职一定将功赎罪……求二皇子再给卑职一个机会。”

“机会？”少年阴森森地一笑，“像你这种庸才怎配本宫给你机会？”他回顾左右，轻描淡写地道：“斩了！”

眼看着那名哭喊挣扎的侍从被拖出御花园，一众侍从均面色如土，噤若寒蝉。

“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办事不力之人的下场。”少年环顾众人，得意地笑了，一脸的狂妄骄横之气破坏了那张原本颇为清秀的脸庞。

隐身于花丛后的人瞧在眼里，不由大为皱眉。

“那个小杂种一定还在御花园内，你们给本宫搜，仔细地搜。”少年恨恨地下令；“如果还找不到，本宫下次斩的就是你们。”

性命攸关，众侍卫得令后，便呈渔网状地散开，以一种似要把御花园掘地三尺的姿态开始搜人。

这下遭了！花丛中的人影暗自叫苦，本以为躲到御花园中会令那个小霸王有所顾忌，不敢乱来。可惜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无法无天，这是他的失策，该怎么补救呢？他转了转眼眸，遽地起身，越过花丛向宫中某处奔去。

一闪而过的人影叫二皇子怒喝出声：“他在那边，快给本宫追……”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一缕琴音扬起，宛若流水般清越，浅浅细细流溢在空中，熨贴着人的心灵，勾起了千丝万缕的温柔情绪，却又有如白云一般悠远，缥缈缈缈、轻柔舒畅，予人一片高

洁尔雅的天空。

今夕何夕 得闻此佳曲？

听着听着 他几乎痴了 浑然忘却那一大批紧追不舍的侍卫 也忘却了自己身处吉凶未明的陌生之境。

琴音渐细、渐微、渐缠绵 引人走入了一场若醺似醉的迷离梦境。

他缓缓举步 寻着琴音行去。

但见前方一湖清泉如碧。数十株异种荷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那雪玉、冰绡似的花色 宛若舞梦天女旋转翩飞的纱衣般优雅醉人。

荷花中间 隐见一座雕花的玉石拱桥 蜿蜒至湖心 通向一座雕染画栋、精致典雅的凌波小筑。他如同着了魔似的奔上玉石桥 没有半分犹豫地向那座小筑闯去。

荷香拂面 醉人心扉。

遥见环绕着小筑而建的九曲回廊中有一端坐拂琴的雪衣女。

她头戴一顶雪玉荷花冠 满头青丝飘垂在肩头 未绾云鬓 也未结辫 微风拂过 纷纷扬扬 说不出的自然洒脱、写意风流。

她低眉敛目 一双纤纤玉手轻拂七弦琴 成就一曲醉梦的仙音。

衣带凌风 他突如其然地闯入回廊、闯入那如画如诗的仙境之中。

琴音突止 雪衣女受惊地抬首 露出一张出尘绝俗

的花容。

恍惚之间 ,他几乎以为自己面前是一朵自瑶池仙界降临凡间的九品玉荷花。

她的眉弯弯如新月 ,却又浅浅淡淡 ,仿若远山含黛。点墨般的双瞳向他望来 ,那眸光迷迷蒙蒙的 ,其中流幻着如梦似幻的光华。浅朱色的唇微微扬起 ,蕴涵着朵朵盈盈带愁的浅笑。

今夕何夕 ,见此绝色 ?

自幼长在深宫的他见过的佳人万千 ,可是却无一人有此绝代容光 ,无一人有此灵秀若仙的气质。什么是倾国倾城 ,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琴弦在空中微颤 ,余音袅袅 ,不绝于耳。

夏日的和风微熏如醇酒 ,叫人深深沉醉在其中 ,不愿醒来。

凝睇着那张仙子般清灵夺目的容颜 ,他不由自主地问 :“你是谁 ?”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你是谁 ?”

闻声入耳 ,雪衣女推琴而起 ,两道秋水似的目光在眼前之人身上绕了绕。

但见站在她面前的少年年岁甚小 ,一身华丽的皇氏袍服亦掩不住他的那份稚嫩无邪之气。

他发束紫冠，鬓发前拂，仿若满月的脸庞上嵌着一双炯亮有神的瞳眸，顾盼之间，光影流幻，仿佛是天上的星子坠落。

看着、看着，雪衣女戒心尽去，她嫣然一笑，纤纤素手探出，拍了拍他的肩，柔声道：“你是哪家娘娘的小皇子？怎地如此顽皮，跑到这里来了？”

闻言，他不由皱了皱眉头，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她把他当成小孩子。甩开了那只玉手，他挑战式地看着她，“你才几岁？用这种口气同本宫说话，也不脸红？”

看着他一个孩子却偏要学成年皇子称什么本宫，雪衣女不由失笑。天真的孩子啊！他怎会知道，无论她年岁几何，她的身份都不能变，这是早以注定的命运，她的一生啊！也就如此罢了。

想到这里，她不由怅然一叹。

瞧着那张胜似百花的娇容笼上了一抹淡如烟的轻愁哀怨，他不由心中不快：“你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宫里有人欺负你了？别怕，我……呢，不，本宫替你教训他一顿，为你出这口气。”

看着那双写满关怀的眼眸，雪衣女心中不无感动，伸手牵起他的手，她温声问：“为什么待我这么好？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闻言，他理所当然地回道：“我喜欢你呀！”这还用问吗？他若不喜欢她，又怎会只听到琴声便冒着被二皇子逮到的危险跑到这四处环水无路可逃的地方，只为看她

一眼？又怎会同她说了这么多话？

雪衣女不由呆了一呆，平生第一次有人将“喜欢你”三个字说得这么光明正大，这么坦诚无伪……这么让她感动。

可是他知道什么是喜欢吗？雪衣女微微苦笑：“你要记住；喜欢”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对一个女子说的。”

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她半晌，而后缓缓开口：“我没有随便对女子说，我只是对你说，只对你说！”

在这风轻云淡的夏日、在这荷香翩飘的地方，他确定了今生所要追逐的目标。

凝望着那张异常认真的脸庞，雪衣女心中撼动，他只是一个孩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可是她平静了十几年的心湖却掀起了从未有过的惊涛骇浪，久久不能平息。素手下意识地揪着心房，她别开美眸，像是要逃离什么，抗拒什么似的。

而他，只是静静地端详着她，那清亮的眸光像一张细密的网，只在这瞬间的光阴，便收罗了她一生的悲喜嗔痴，网住了她欲逃难逃的心神。

纤纤素手抚上了瑶琴；“咚……”的一声清音在九曲回廊中回旋荡漾，余音久久不绝。

回敛心神，她迎上了那双星辰似的瞳眸：“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你该回家了。”他是孩子，但她不是，她不能陪他胡闹，也不能使自己陷入这场荒谬的迷梦之中。

似看穿了她那细腻、复杂的心事，他徐徐扯开嘴角，

牵起一抹璀璨夺目的笑容：“你会信的。”他低低呢喃自语。总有一天，他会让她知道这一切不是一场儿戏的胡闹，而是他心中惟一的坚持。

他的话语虽低，可是她还是听在耳里：“你知我是什么身份吗？”她叹息着问，存心要在这最初的一刻打碎他的坚持，不要他陷入一份无可奈何的悲伤中。

他是一个天真快乐的小皇子，应该永远生活在阳光中才是。他的梦亦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因她而存下一份灰暗。

“这不重要。”他开心地笑着，在画廊中打了两个转转。她就是她，一朵独一无二的仙莲。最初的疑问，他早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再也不要找回来。

“不，很重要。”她哀声一叹，实在不忍心破坏他快乐的心情，却不得不说明白，不然他又怎会死心？

“哦？”他眉头打了个结，直觉的对她将要说的话万分抗拒：“重要到什么程度？”他问得小心翼翼。他可以选择不听吗？

“重要到关系你、我两个的人头。”她轻颦黛眉，绝尘的容颜泛起了一朵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之笑。

“你在吓我！”他不信地指控。想他好歹也是一名皇子，世上能威胁到他项上人头的人能有几个？

“我没有。”她悠悠一叹。素手轻抚七弦琴，九曲回廊再度扬起清音。

美眸缥缥缈缈落在远方，她轻启朱唇，漫声轻唱：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太液芙蓉？他的眉头皱成一团。这个地名似乎很耳熟啊！他下意识地扫视了一下那一池的异种玉荷花，而后迎上了那双总是带忧愁的迷蒙美目；“你是？”他试探着开口询问。

“夏柔然。”她喟叹着，清雅绝伦的容颜上多了一朵似怜、似叹、又似悲苦的笑。

一时之间，他呆住了，他是知道她的，夏柔然，父皇新近策封的贵人，那个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女子？

望着她那清丽若荷的娇颜，飘逸如仙的举止，他怎都无法接受这事实。

这朵应是出尘绝俗的九品玉莲，竟是他父皇私宠的贵人，怎么可能呢？

她端坐在七弦琴前，落漠地看着他，那双美绝人寰的瞳眸一眨也不眨的，里面隐着无穷无尽的悲哀。

莫可奈何呀！

他怔忡无语。一瞬间，他只觉得眼前满池的荷花都失去了色彩。

心不住地向下沉，所有的喜悦、快乐均似被一口无底的深潭慑去，再也找不回来。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

“二皇子，你不能进去。”

内侍总管拦在宫门外，不让那一群气势汹汹的人马入内；这是后宫嫔、妃的居所，除了圣上外，任何人都不许接近。”

“是吗？”他冷冷地翘高双眉；“那为什么刚才那人能进去？”

“什么刚才那人？”总管被问得有些纳闷。他是接到二皇子私自带禁卫、侍从硬闯内宫的消息后，才急急忙忙赶来阻止的。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他可是半点不知。

“既然不知道，你就给本宫让开，别妨碍本宫找人。”二皇子耐性尽失，一把将那内侍总管推开，当先闯入后宫。

“二皇子你不能这样。”内侍总管几乎急白了头发，他一面派人禀报圣上，一面追在二皇子的身后，尽力阻止；“后宫没有你要找的人啊！”

“少啰嗦！”二皇子一眼瞪了过去；“本宫可是亲眼看到那个小杂种逃入后宫的，你说没人，意思就是说本宫眼瞎了、看错了，是不是？”

“小人不敢。”内侍总管脸都吓白了，这宫内、宫外众人皆知这位二皇子成蛟喜怒无常，动辄杀人，惹上他的人大概都是些嫌脑袋长得太牢了，太想去见阎王的人。像他一个小小的总管可是绝对惹不起。想到这里他大退了好几步，再也不敢出言去惹怒那魔王。

看了看那终于闭嘴的内侍总管，成蛟皇子冷冷一

哼,算他识相,这笔账就暂时记下了,等日后再慢慢清算。

“大家动手,给本宫搜!”

一声令下,侍卫前冲,接下来是一片宫女嫔妃的惊呼尖叫,后宫一片大乱。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你不想要脑袋了?”成蛟皇子厉眸扫向那个胆敢再一次阻拦他找人的内侍总管,按在腰间佩剑上的手跃跃欲试。如果不是怕在后宫剑杀内侍会被父皇责怪,他早就砍了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十次八次了,哪里还有心情同他费话?

“二皇子。”内侍总管语带哭音;“您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惟独这里不可以。”如果他护宫不利,让二皇子闯进去惊吓了里面的人儿,那么他就等着让圣上砍他九族所有人的脑袋吧!

“为什么不可以?”成蛟皇子耐着性子问。

“因为这是太液芙蓉——最得皇上宠爱的夏贵人的居处。”

“夏贵人?”成蛟皇子双眼一亮;“那个乐苑国第一美人?”太好了,他早就想亲眼见见她美到什么程度了。

“二皇子?”看着他突然变得兴奋的神情,内侍总管大感不妙。

果不其然，成蛟皇子毫不客气地推开他，而后以讯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的是一大群侍从。

“完了！”内侍总管无助地跌坐在地上，为他即将落地的人头大放哀声。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嘈杂的脚步声惊散了太液芙蓉内的宁静。

“糟了！”他望着那气势汹汹奔近的人影大皱眉头，“真是阴魂不散，我得躲一躲。”他丢下一句话后，便赶在那人到达九曲回廊之前，先一步躲入小筑内。

柔然回过神来，九曲回廊中已奔上一神态骄横、不可一世的少年。

“二皇子成蛟？”一眼认出那总是将皇宫内外闹得不得安宁的元凶后，她也不由蹙蹙起黛眉，大为头痛。

“美人！”一眼望过那名迎风而立，罗衣飘飞的女子，成蛟便再也收不回视线！

柔然别过身躯，避开那道视线。成蛟的目光是邪恶的，好像是准备用眼神将她的衣服脱光似的，让她忍不住心中的恶心。这些年来，她已经受够了这种目光。这时候她真恨自己生就的美丽，如果她能够平凡一些，那么她的命运就不会如此了。

“你就是父皇的夏贵人？”成蛟上下打量着她，不由

大有深意地笑了。

这样的美人儿确实能让男人疯狂。

“你们给本宫在下面候着。”他扬声对众侍卫下令，而后向柔然逼去。

柔然张大美眸，突然意识到他的不怀好意。她力持冷静地开口：“成蛟皇子，这里不是容你放肆的地方，请速速离去。”

“是吗？”他邪邪一笑，目光着迷地留恋在那张可称得上颠倒众生的绝世娇颜上。这样的美人，如能一亲芳泽纵死也甘心。最难得的是父皇不在，她身边又没有宫女、侍从，这对他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如果还不懂得把握的话，那么他可就是世上最笨的呆子了。

柔然一面后退，一面心中叫苦，她生性喜静，尤其是独坐抚琴之时，更不喜有人打扰，是以，太液芙蓉内的宫女、侍从都不可能在这时出现，替她解困的。这下可惨了，她要如何渡过眼前的危机？

眼前美人儿一步步地退到回廊的尽头，再也无路可逃，成蛟皇子不由得得意地一笑，这个乐苑国人人传颂的第一美人就要落入他的手中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大为兴奋。

“别怕——”他大步跨出，双臂前张，准备来一个软玉温香满怀抱。

可是失算的是，一颗圆滚的珍珠悄无声息地从小筑中贴地滚出，刚好停顿在他的脚下，让毫不提防的他重

重跌向九曲回廊的镂花木栏杆——

接下来是木栏杆受力不住的破裂声、成蛟皇子硕大身躯落水声及柔然掩口惊呼声 相互交织合鸣。

待成蛟皇子狼狈万分地从池水中探出头时 ,正好看到那让他追了半天的活冤家、死对头 ,正悠悠然地踱到破碎的栏杆前。

“二皇兄久仰了!”带着一脸促狭的笑意 ,他居高临下向落水的倒霉皇兄打招呼。

“你这个——”成蛟火冒三丈 ,正欲破口大骂 ,一口直贯入口中的池水却让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自动消音。

柔然回过神来 ,先从地上捡起那颗珍珠 ,而后定定地看着笑得甚为开怀的他 ;“是你做的?”她问。

他点了点头 ,明亮的瞳眸中闪过一丝关切 ;“我说过 ,我会替你教训欺负你的人 ,你看 ,我做到了。”

柔然微微愕然 ,一阵既甜蜜、又酸楚的情绪升起 ,在芳心中久久盘绕不去。这个小皇子 ,他竟如此认真。

“谢谢。”她低低地开口 ,一种温热的液体无法控制地拥上眼帘。从不曾啊!从不曾有人这样关怀过她。

“不用客气。”他开心地笑了。伊人只是一句谢语已然让他如获珍宝、欢喜不胜。

“救命——”微弱的求救声突然扬起 ;“本宫不会水啊!”成蛟皇子一面嚷着 ,一面奋力挣扎求生。

救命?他闻言挑了挑眉 ,心中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那么一点点水就让他这位二皇兄不顾颜面 ,大呼小叫地

求救？

柔然却白了脸，如果让这位成蛟皇子就这么淹死在莲池中，那她可要大祸临头了；“二皇子你别慌，我这就找人去救你。”她向下喊了一句，而后急步奔出。

“别急。”他一把拉住柔然，而后清了清嗓子，大喊道：“成蛟皇子快要被淹死了，来人啊！”

话音方落，一大群满面惊慌的侍从一股脑地拥入太液芙蓉，七手八脚地下水，均忙着抢救他们的主子。

“我的玉荷！”柔然心痛万分地看着满池婷婷而绽的异种荷花被莽撞的侍从摧残得七零八落、不成模样；“这可是邻国贡品——”

“可惜。”他亦有同感地陪着她叹气。

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啊！

“皇儿！”随着一声娇媚婉转的惊呼，一身雍容华贵的宫装丽人带着数十宫娥急急赶来，直奔荷花池而去。

“鄂妃娘娘？”柔然掩口惊呼，她这太液芙蓉可从不曾这般贵客盈门、繁华热闹过，无论是该来的、不该来的都跑来了。

好不容易将爱儿从水中救出，安顿好后，鄂妃娘娘怒气冲天地直接杀上九曲回廊；“凌云皇子，你好大的胆子！”

啊！柔然转头望向身畔之人，原来他是皇四子凌云，直到如今，她才知道他的身份。

“儿臣见过鄂娘娘！”他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施礼，